

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孝明

漢紀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  
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  
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爲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  
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  
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  
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  
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因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  
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鬼爲有知虛廟  
拓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袞

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為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皆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迷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飯勿舍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祭豈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簋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季躬為三老栢榮為五更上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

于太學上俟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  
卿正獲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面禮亦  
如之

詳此禮即太學與辟雍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雍遣使  
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雍不為養  
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黌宇之設遂虛  
之耶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其庠養庶老於  
其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雍  
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  
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相榮受授一經專門章  
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  
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

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圖畫中與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授以椒房之親

不與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  
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迭居師保而  
闕天恭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  
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  
八人同時奮庸漕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  
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  
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羣后未  
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廉惡來李斯  
王莽之徒則讎疾學士陷害忠良媚衆怙權惟知有己而

其以憑氣燄固亦慚然獨出無敢班者雖其一時黨與借勢取寵心固非之得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沮醢不願與之伍也豈若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有顯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睚眦側媚以爲容言所不

當言以爲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證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昏可爲帝王成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爲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

特佛學之粗者今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  
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  
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  
此十數語略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  
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  
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  
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  
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  
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  
挈裘而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入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  
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



則佛固人耳不能會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為性耶則何乃  
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  
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  
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  
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弃除會不得與蛇虎蚊  
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其書論浩博千章萬句  
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  
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遁不  
可不闢者乎

廣陵王荆謂相王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  
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祀祝  
詛事發自殺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  
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  
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為文  
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  
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為善  
得譽反蒙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養養  
乃幸無事若夫頑黽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之而  
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  
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  
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  
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  
然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

悖逆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姿粹美克自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于諸弟魯有君子斯乃取斯其効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

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獄追逮  
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考驗無實猶被  
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  
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因寒飢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  
內多所理出然終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羣議  
皆以爲冤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  
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旣以自殺又  
延及無辜罔圖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  
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  
者其所陷溺可勝計耶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飢疫衰耗敗破國分爲

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匈奴不過一拜  
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遽信耿秉巧說爲大  
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竇固  
又使司馬班超使西域出奇降鄯善于闐復通西域三  
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  
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

漢紀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故  
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相嘗會  
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  
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因止之况

自開其漸乎長孫后譏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為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疎簡賈族為譏者豈年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而諸陷宋氏詔廢慶為清河王立肇為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母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  
奉承陰姑織芥不失母養章帝慈愛與譽此竇后之師矣  
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  
歎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  
養梁氏之子乎而乃譖害姪弟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  
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  
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  
位之二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  
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詔以瑞物仍集政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敞謂宋由  
袁安曰夫瑞應休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  
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靈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偽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腴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表安位冠羣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止救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集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張依准舊典雜以五經  
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  
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  
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  
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資殷  
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  
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  
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  
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乎其人  
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  
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

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於言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總數  
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  
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  
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

漢紀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實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驚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  
自奏請則人主以爲遠權推崇儒舊則士論以爲樂善使  
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  
屈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算竊於前實憲以此專  
橫於後雖得意一時祇足自族果何利哉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  
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  
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責得已乎  
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  
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  
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敞所謂  
愛而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監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為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  
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求得故  
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為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慶已作

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沁  
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  
免三公刺殺宗侯仗鉞出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爪牙心  
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爲之內主竇  
氏根據遂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  
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  
肅清宮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發揚豈非闕  
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眾者  
鈞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  
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  
每嘆息於斯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為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顧所主有賢否爾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應盡皆前日事固乃為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內其怨均也帝既

誅憲等而牽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先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私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追服喪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為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

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

漢紀

元年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清河王子祐太后猶臨朝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求禍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問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歲不絕書母氏常隆闕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

漢紀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錄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具得  
狂狀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冤未必致旱旣得  
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  
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  
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爲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  
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  
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  
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營騎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爲出家  
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

調燮之方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齋爵亦昧於量  
入爲出之計一何庸謬蹇淺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  
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俵子之半元會撤樂不陳充庭  
一車曾何救於大計之闕乎且郡國地震雨水豈爲俵子充  
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  
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爲兒戲也

鄧騭辟楊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  
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  
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爲  
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  
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

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爲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騰推賢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責成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爲騰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滄零寇環中，鄧騰欲奔涼州，并力北邊。虞詡不可，騰惡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乃以詡爲朝歌長。詡到官，謁河內太守馬稷曰：「犬羊相聚，不足憂也。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闔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悉實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虞翻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  
用卒難平之賊譬猶以蠶夷或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  
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烏獲知詡之賢寬  
其轡策使無拘閔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  
之為難鄧騭能薦李邵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  
憎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皇太后母新野君薨鄧騭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騭等行服以問曾大家大家曰如不許  
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再得矣太后許之婦  
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觀大家所作女誡其言  
承事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挑天小星所載后妃夫人  
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

任恕之方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文誠之長未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楹曰今外戚蒙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澍雨之應次嘗為減逐疫飯子罷元會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乖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失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簾帷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紕於見聞遂以災異為常事無復憂感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已下為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

乎中之理甚矣

楊震飲酖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爲司徒奏論乳母王聖賤微孽障捐辱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置去矣遲留三歲遷爲太尉再言王聖起第爲國大費周廣謝憚依倚分威天下誼譁執且叛怨上又不納二置去矣至于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竊盜逾法反被譖黜遂致殺身若震之爲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爲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事而後度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柰何哉故當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

少味也

廢太子以爲濟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崇私愛者猶將旁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纖芥於東宮則斷以不疑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黜况有罪乎東漢逮孝安纔五君而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失聞也嗚呼詎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帝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迎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迎立濟陰王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閹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諸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逾壯歲遊豫南出

亦豈慮大數將終而爲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諱樹立嬰孩  
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  
無人焉爲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生於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耶

孝順

漢紀

詩魏拔尉虞詡劾奏中常侍張昉弄權屢寢不報詡自毀桎  
中常侍孫程張賢爲上言詡語甚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  
惡侵其類而喜黨其與人情皆然觀其好惡之邪正則賢  
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  
中常侍左右之相焉朱寵之視孫程張賢豈不愧耶使詡  
所奏按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  
不足貴也而詡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爲深可貶而程賢爲



未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  
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  
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誚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  
未知英者也學行既立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  
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嘗憐豈足招致賢才順帝是  
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耽位中臣竊立大功英迫於詔徵  
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  
殿不屈虛蒙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  
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出處之間意旨悠遠自  
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

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直言正  
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其志耶又曰以不貲之身怒  
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  
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  
之見悅而不怒耶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  
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闕而謗毀布流夫君子盡其在我者  
而已言行既已無闕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  
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  
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爲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師表百辟爲  
不遇者之規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  
爲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吉士目之故曰三人  
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囂獻大珠還之

唐堯論貢荔枝之害勅太官勿受善矣曷若勅嶺南勿貢  
以共其來之爲嚴乎順帝還文囂大珠之獻善矣曷若亟  
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爲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  
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有莫隙一  
開源源而至矣

左雄上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經四十強仕請自今孝廉年未  
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如顏回乃不拘上從之久之  
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  
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  
聞一知幾耶淑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雄憲憲有王臣之節襄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

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是爲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意其矜而足也故設顏子爲問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雄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爲可乎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爲山陽君

大任聖母也文王爲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爲孝爾太妙聖

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丕承文考爲烈。爾聖人事父母之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乎祖宗。此有天下國家之職也。漢世人主往往致隆於母，慈鮮知太宗之義者，以天下而聽斷於母，已爲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者焉。聽於祖母已爲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者焉。嗣守宗廟社稷，不法祖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居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知類言之，則爲不義。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又况覆轍在前，身逢其難，而憤憤焉，惟私愛之徇，迷而不復，愚不知其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卒知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亦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

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是故同類而殊能不但庶物雖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徙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衆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無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月而去則目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內之有闕也積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羣才亦由此途出然則欲開物成務咸有條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

馭人羣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今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  
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子襲爵

周官有奄人以精氣閉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  
出於蠶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  
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爲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  
千貞既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  
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負數卑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  
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  
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乏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  
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  
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

痛革悉乎

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命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稱疾一年退避確矣蓋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褒成之不

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改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弄權將奏誅之其親有以楊震事諫龔止大臣治大事當由是時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久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



以勸諫然後知故冀自為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為則前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及再為太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既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而不諫堅貞之名無亦虛得乎

時宦官競賞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

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匪榮伊等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霄壤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怙勢導上為非之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顯張讓節甫輩皆能如是則生免刑誅死免咀嚼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良賀之流則朝廷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

呼良賀其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友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達遽政揚定乃譖商及曹騰孟青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妬之耳達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達等獄伏誅事功連染延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者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大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右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孟青之援是以譖愆不行也或曰譖商者張達遽政揚定亦中常侍耳何爲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

自有朋黨騰節者用事之中常侍也連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騰賈之縛即得釋而速等之獄不能免歟梁商除大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身以有爲者而自爲謀止於如此鄙哉且其引春秋罪止荀惡之義當笑無亦稱舉堅錕伊戾以爲戒乎

冀州刺史蘇章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蔽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仕使焉則中外不爲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官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質帝 漢紀

帝幼聰慧嘗自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惡之因置毒於餅以進帝苦煩其召太尉李固曰食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長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大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

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父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躬為大逆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眾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相帝

漢紀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為己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歟

又况梁簡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爲其從事至于梁冀  
頑嚚凶暴繼父執柄固尚居鼎鉉遲回不去豈非恃門生  
故吏可父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  
陷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固嘗誚樊英曰夷惠之  
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堯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  
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失而固亦  
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霍顯恣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淫惡當梁冀方盛之時  
冀凶慝姦險不辨臧否李固杜喬皇甫規朱穆陳蕃張綱  
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正直爲漢寶臣則推陷誅鋤  
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方且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

氏宗親靡不貴顯其意以為彼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己  
有害善妻雖畜監奴不能為吾毒也於己有害則雖賢且  
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為吾毒則雖一奴而出入卧內威  
權外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吾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  
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蕃周舉之同為公卿夾輔漢室  
之為榮乎抑為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之所圍執覆宗  
絕祀之為美乎朱穆懇懇極諫冀報自然則僕無一可耶  
其迷謬自賢乃爾終以不悟後之為右族得權柄者猶不  
知戒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為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夫刑罰治亂之藥  
石德教興平之梁肉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  
罰治平是以藥石保養也今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非所以

爲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是猶病其寬何哉蓋襄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素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寔究得志綱紀不立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効耳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豈可殺也聖人猶不以嚴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入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博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紂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臯陶稱舜曰御眾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眾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為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官羌豪遺與良馬金銀奐誓不受  
前此八都尉率好貨爲羌患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感化  
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令長而廉一  
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服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卿  
大夫而廉具僚羣辟服矣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則  
反是歷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  
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  
先以擾之比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  
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安邊  
境服夷狄張奐之事可監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爲侯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胡濟陰桓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  
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  
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已者又  
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  
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  
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  
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啓然亦祖宗  
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略法三代委任宰  
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一

陳蕃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雲帝徵之皆不就帝下  
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閤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  
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君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常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  
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聖之清也若  
紂者飛廉惡來之君耳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  
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尤著於時也若桓帝者黃門常侍  
之君耳無所用見也桓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不  
使畫者圖之歟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君如天如日有目者孰不願  
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矢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  
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  
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坐免歸雲竟  
死於獄太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桓帝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既亡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直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才之心其親密布滿州郡辜推貪殘甚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人天地之紀民邦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天下耶則漢已亡矣人君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五侯立功封爵之後自大司農拜上公雖能奏免州郡貪汙十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朝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瓊乃伸白其枉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三年然後免去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濁世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差賢於胡廣趙戒耳方之龐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

以也夫

左愴兄勝爲河東守皮氏長京兆趙岐耻之即日弃官西歸  
唐衡兄珪爲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四  
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  
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阨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  
後者趙岐耻事閹人之兄弃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潔  
身於河東而覆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複壁僅乃得  
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  
玩心孟子劬瘁皓自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  
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銀車騎將

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大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羌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决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緄日降千賊月弭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

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

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  
舉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  
嘗持節邊郡矣護駕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  
嘗實覈條疏矣或斥逐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  
但委用稱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蛇而已耳  
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  
水不清者澄其源視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  
殺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  
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  
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



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措地  
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  
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  
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  
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汗之處則萬里停滯未  
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  
于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  
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祠享要  
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樂師表不正之所  
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京晚節救養尤甚然黨錮

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宗之見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武永平之盛矣惟讎疾賢才而斲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畫之士各爲知己者用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許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偶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耻同寒蟬必將踊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己失人之戒也

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和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乖隱顯之道數言政事又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爲貴戚而不爲時用故賢

裕多難之然帝女不下嫁則將安適故仁明之君必擇名  
士亦有從之者則未有憎嫌嗔惡如揚喬之於桓帝也爲  
君至此猶不思其故耶

帝崩

詳考桓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  
之善而其戾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嗟後世恨疾桓靈  
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弃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戒  
以至是也或曰桓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曰桓帝所厚者  
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  
考死太史令陳授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  
中郎鄧香妻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夫豈爲宗社  
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

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亦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儵問以宗室之賢者儵稱解濟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

竇武以后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冀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著艾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之武乃獨問劉儵旣非衆志且宏年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恩出於己其異於憲冀者間不能寸耳憲冀者魯梁庸子也何足算者武少以學行稱而處國大事如此烏在其爲有學耶富貴曾未盈眦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貽伊感謂之何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

靈帝

漢紀

廡植剛毅有大節少事焉融融性敦後坐絳帳中前列歌舞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憚之

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廡植非其人乎融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爲梁冀之客其智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隙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自不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融見之融融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丹青劉備猶師之其賢可知矣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用事陳蕃賈武誅之白太后曰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倉皇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治有罪者可也

蕃武固請太后猶豫未決乃以朱勳爲司隸校尉劉劭爲河  
南尹收鄭眾送北寺獄頓辭連節甫武奏收二人  
奏已歸府宿典中書者先以告五官掾朱瑀  
因呼曰蕃武欲廢帝乃與所親共白帝請御前  
武不受詔召會軍士下令曰黃門當侍反盡力  
亂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  
逆用過而殺之武兵敗亦自殺

陳蕃位上公嘗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討治  
何北嘗武貪授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  
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暑置二失也  
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尉安之孰不畏服而欲  
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

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曾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玉甫是為元惡必待鄭颯詞  
連然後奏取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為敵乃使  
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敗露  
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閹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  
書門欲何為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  
足稱矣

以劉賢為司空賢附中常侍

中常侍與外官參比品秩不卑矣又日侍人主不為不貴  
矣至於任政握權休戚天下不為不重矣雖然其人則刀  
鋸之餘掌門戶洒掃內外傳達則又主之厮役也外官品  
秩有至卑者矣雖然非方聞韋布之賢則卿士大夫之胄



詩書是習孔子是法人主所與共治庶務者也又况貴爲三公天子之師傅乎而交結閹豎或稱義孝或稱門生卑躬降志以希薦拔是所役之下者也則又有從而諂附之者不復顧耻惟得是務是所役之又下者也有天下國家者設官分職以俟賢俊而使所役之流階級而上濁亂公器一至于此欲不敗亡得乎

初中常侍張讓蔡父無弔之者獨陳寔往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長則非有欲矣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爲善而近名也陳太丘不與標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爲善不近名與貴近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後言之所以凶豎懷感而信其

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或者以爲譏之正指弔讓之事是  
不知寔也張儉李膺之徒惟其隘也所以不免虜不云乎  
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  
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龔乎故君子慎之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道偵鮮卑入塞寇鈔爲所劫質載  
以攻郡苞率騎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曰昔爲母子今  
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毀節母遙謂曰人各有命汝其勉之苞  
即進戰賊破其母死焉苞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  
孝也何面目見天下哉因歐血而死

詳苞處此蓋不得已然而與母皆仁矣設若劫父則亦如  
是乎曰不可也寧弃官以全父歸司寇而請刑可也設若  
無子則亦遂死乎曰不可也居終身之喪以繼體爲重可

也或曰何不事父之道而事母乎曰可與權者知之矣  
蔡邕下獄臧死髡鉗徙朔方

當是時禍亂危亡不可救止之勢若濁河橫潰以趨于海  
豈隄防所能遏哉蔡邕方且疏濬溝畎窒塞穿漏謂之忠  
可也謂之愚亦可也邕既被飛章乃上書曰臣得託名忠  
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迹邕前後所陳非有  
大過人者黃門之盛黨錮之寃無一語及之不知何者爲  
至言乎

曹節王甫姦虐弄權煽動內外尚書令陽球常歎曰若球爲  
司隸校尉此曹安能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明生於京兆  
界辜權官財物七十餘萬球奏其罪殺之磔甫尸於城上大  
署榜曰賊臣王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救中都官從事曰先

去大猾乃議其餘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請於上球坐  
左遷衛尉

陽球志除姦蠹幸居糾察之職不重慎其事而以輕易爲  
之既殺王甫尤當周密備防虞中變磔尸署榜何益於  
毒徒生見者之心又敕中都官從事曰先去大猾方議其  
餘復動聞者之慮曾未旋踵而曹節之計行球見甫於地  
下矣夫刺虎不入斷蛇不殊未有不返遭噬嚙者故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與也

帝以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  
呂強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方諸服勤增闡豈不貴賤  
相遠哉然且不受則市權怙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于  
心矣使朱瑀趙忠朝因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荷榮祿死

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冀除皆  
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  
呼呂強其賢矣哉

作覃妻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  
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能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  
遂爲之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害至五經語  
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  
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孟雖存于世而歎言橫議  
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誣罔設  
或主意違道則歎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爲天下  
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

藉口胤侯征蕞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  
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  
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己也  
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  
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  
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用  
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饜富貴而  
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專寵利  
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  
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  
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  
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

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  
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  
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臬  
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  
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

堯舜禹湯文武亦讀書而盡君道乎曰皆聖人也聖人書  
之所自出也夏啓少康太甲武丁及周之成康昭宣亦讀  
書而能為君乎曰皆賢人也祖宗既有訓典輔佐又得賢  
聖亦何必讀書而後能君也讀書有益於人乎曰是何言  
也性命之理道德之意正心修身之方治國平天下之事  
可法可監可戒可懼者莫不備載何名無益於人也曰自

有書以來執簡開卷者幾何人矣專門名家之致一老師宿儒之教授尚不能窺宮牆觀堂奧況於人主以萬幾之繁聲色之眾玩好之多志意之廣而欲於編簡之中望道德之進不亦難乎間有諛博辯洽通知古訓者而行與理違言與義異事効與治迹相絕則能讀書者安在其有益也靈帝好學習春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才書象末蔡斗筲微器凶醜細人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弄狗駕蠶也不知學於何經出春秋一篇何等而有是哉然則可不慎乎人君惟無高遠之志勿謂世無賢人可備師友求之則至勿謂書無裨益可廣德業潛之則明監漢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師成湯之受教慕成王之緝熙然後知書之有益不吾欺也



趙忠夏憚共譖呂強云與黨人議朝政帝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自殺

其後盜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  
疑也交黃巾賊起約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為內應張角弟  
不告之繼而王允又上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是圖社  
稷者乃中常侍非黨人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  
寬也呂強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歌寺人之詩喑鳴  
而死然則靈帝雖甚愛中常侍特愛其回濁者耳良由資  
稟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以漢高世祖四百年全盛之  
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以下者為之主欲不亡得乎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其中

經書稱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廉目之何也曰鹿臺之財紂之所以亡也碩鼠之刺魏之所以衰也不殖貨利成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利孟子所以懇懇而言也求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爲戒也是則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亶侯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爲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亢不衷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爲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齋其爲來世人主之監豈不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市而還問校尉蓋勳曰何如對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蓋勳武耳帝曰善羣臣無是言也勳退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郊行辟雍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爲舍人者帝從之上祿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輕服末不當同被黨錮帝從之蓋勳言觀兵黠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事者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如以刃觸山嗚呼蠱賊內訌昏祿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復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非惟能視能聽

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又無不見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此矣蓋勳立靈帝之受其言深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爲左右所蔽夫果聰明者安得而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異盲聾者幾何哉

獻帝

漢紀

袁紹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數萬障蔽進新貴外慕名而內不能斷素憚中官故事又不決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何苗謂進曰始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進欲止卓紹曰交構已成復何待乎事久變生爲竇氏矣乃促卓至太后恐悉遣中常侍小黃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

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等遂率兵休省戶下進出遇害  
何后盡遣諸常侍詣大將軍其決賢於竇后而何進惑何  
苗依省內以致富貴之言臨事猶豫其庸有甚於竇武而  
人云決者智之君也需者事之賊也審不能則如勿發  
既得機會乃復留時隕身喪元禍速宗社外兵空入漢室  
遂傾易不云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  
不及矣其實武何進之謂乎其忠不足稱其禍漢則與中  
常侍等耳

董卓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用  
其子孫

天下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顧人  
君如何耳秦不能用故良平何信為沛公所賞而開帝業

莽不能用故鄧寇賈耿為世祖所御而復舊物桓靈不用  
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材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  
人禁錮五族宜可減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顯治之君  
不借才於異代又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存才然與  
亂同事者曾不監也董卓恃強不義尋自敗滅無足道者  
然猶能號召名士伸雪黨人則以天下公論所在耳推抑  
忠賢與凶渠藉手是可深嗟而重嘆也

董卓為相國擢用名士獨銜申屠蟠不就

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惟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  
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  
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  
至而蟠獨從容高卧竟以不屈其用晦如馬風度高且遠

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為難人不能知之為難也非時用之為尚時不能用之為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董卓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第為將校不處以顯職豈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善然則

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厭卒於其身豈不爲後  
人之永監哉

董卓既誅蔡邕聞而驚嘆王允叱之曰君爲王臣而懷國賊  
私遇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隳首  
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  
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  
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  
訕議邕竟死獄中

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靈帝非可事之君輸忠獻言終於  
髡徙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爲用終於受誅且其平日建  
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



翰墨又非班馬之末假令續成後史殆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其衆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爲遠慮遽以訕議爲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邕者謂與卓同逆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邕之情也削而黜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稜疾惡下多不附

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狹人爲戒周公相成王既平商受乃益躬吐握下士之勤非獨聖人心同太虛無有盈溢誠以事變不常成難而敗易也方是時年少時艱新故未定董卓雖戮外其方興所謂禍福安危係於呼吸之際而允驕心遽生傲態漫見輕視呂布不赦卓兵李推

郭汜無自新之門胡文才楊整脩懷氣使之耻禍發所忍  
身殺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吁可惜哉易不云乎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使允知此義庶幾有濟乎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爲陶謙別將所殺操擊謙攻拔十餘郡  
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徐土睢陵夏丘皆屠之

父讎不報天理滅矣操於陶謙不得不擊然得殺其父者  
而甘心焉可也徐土睢陵夏丘之人何罪焉乃悉遭屠戮  
且以一人之故而坑數千萬口雖足快孝思而有乖仁術  
以其所短掩其所長惜哉

公孫瓚與袁紹相攻劉虞率兵十萬助紹討瓚兵不習戰望  
風而潰爲瓚所殺

湯武之師以至仁伐不仁至義伐不義然其臨敵用衆誓

戒周悉明示賞罰且行且整不敢易也如此孔子所慎者  
三戰居一焉劉虞事主無二心撫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  
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將十萬人曾無部伍未及接戰衆  
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奇才虞備禮請爲  
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曰君雖不報何以立於世  
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部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  
酬免君臣之義立矣田疇事虞日亦淺耳感其禮請如國  
士之知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  
興起者乎乃有蒙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戚俱受顯榮  
而當世代改遷臣主易位之時東門迎降西門勸進者亦

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攻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煦煦姑息也推已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已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三城坑數十萬衆已爲過甚且殺曹嵩者陶謙別將也當是特別將在陰平又非受謙肯意操當諭謙直取此將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仲矣乃舍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略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爲復讎而志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即爲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呂布勇而無謀一鬪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彿孫吳  
濮陽之戰濱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  
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矣之矣

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故終濟大業兗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不可不先定之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光武根  
本之計勸操以兗州爲關中河內操信之霸業由此而起  
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爲史氏之文非彧所言亦固乎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斷三  
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好佛者至五

千餘戶每浴佛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操攻之走入山爲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事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而亡其國者也使笨融以營造浮屠之工休養民力以課誦佛經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佛之勤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寬農訓兵以保其土境捍禦外侮陶謙雖失彭城吾自可據有徐土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遭驚震逋播無地至爲山民所殺以智計言既無足稱以福利言又安在乎

公孫瓚兵屢敗遂徙鎮易爲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公孫瓚既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不能平

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其凶德有六一曰記過忘善二曰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疾害名士五曰抑善材秀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苟有一焉當承平時亦以立身就事况居亂離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而待矣方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愚見不知有享此而不覆之理哉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寶祿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磐石以貴下賤之象乎

曹操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也今之事勢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悅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曹操與之有舊猶為將作大臣

孔融名勝之士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未欲亡漢則文舉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夫操固陰賊險狠非劉玄德



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者然既已挾君爲重收引才智  
征討四克根本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克  
理耶謂邪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  
之除融所謂洪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蚍蜉撼大樹耳  
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  
下從之此亦過也融尊禮名儒而不與論政所任多輕剽  
小才耳黃巾來寇戰敗退走袁譚來攻卒盡城陷以二郡  
之力用之如此安在其天下從之乎操必舊故招之自操  
之分融不欲事操者宜於此有決既從而違輕易取禍智  
不足稱也

呂布擊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曰備英  
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今殺一夫而失

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其兵使圖布

曹公雖忌克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備不死輔以關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爲四肢大害招之焉肯來討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計後患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審於取會增智而明之度量而大之固霸王之器也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輒言誤誤豈可數乎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門所教檢身集義之要術也人惟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日進德日退如火之消膏也苟言之發存心於無誤誤即正之課多少

以下進退其趨善也如水盈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也而其言則當惜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宮高順來降布亦降操皆殺之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宮高順二人呂布之賢佐也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布足矣釋憾赦宮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蔑弃人材淫刑以逞由器量不宏而疾怨深也或曰宮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可也若郭圖審配亡袁公者殺之當矣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吳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孫氏創業自淺而土地已廣雖未有君臣之固而賢才漸

衆中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羣心之時且外無  
急難皇遽之事用爾舉哀不聞過毀稍未親政寧失事機  
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攝山命令鎮撫三軍移諭竟內  
使權喪禮粗備殯葬克終乃以墨表即戎告喪上表則情  
義兼舉矣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非  
保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軍潰度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凡殺七  
萬餘人沮授爲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厚遇  
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者又莫  
如袁紹也旣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於撲滅故肆其  
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爲

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為主用正使鋒刃相接鏖擊酣戰猶不當致怒况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者亦何罪乎高祖禽楚王光武破羣盜未聞屠其衆也惟白起項籍則為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宮之上使紹聽撓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噫操忘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初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淺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為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

並德所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廢弑皇后誅荀或殺孔  
融崔琰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  
兩口但多智耳此則自言其實矣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  
蜀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北伐爲難而孔明  
不壽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名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  
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  
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既挾天子下書責紹不聞勤  
主之師且拜爲大尉位在操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  
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爲之惕息蓋其心有  
所愧而不可掩也玄德屢濱困躓意氣愈勵史亦未嘗言  
其以其事而懼恢恢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烏桓諸將曰今深入代之劉備必勸劉表襲許奈何

操不從既還賞前諫者曰孤乘危徼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爲常請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詐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業也烏桓之勝操以爲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丐其來規推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爲恨也

學道而盡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有闕處事而倦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父日以常而明莫大之功成於堅忍不天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盡之賢者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波澤無所因而

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  
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建  
悼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  
以能應之於後為貴不以失之於前為恨是以坎壈而不  
陷困窮而致耳終能取分於曹孫之間魏然鼎峙此光武  
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  
毛耳身與世兩勞而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  
之為高也此山人處士遺世自潔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為  
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四  
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



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  
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  
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  
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非謂葛賢於張亦非子房不  
逮孔明也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  
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  
曄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  
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  
若緊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趨也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  
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  
而委心腹乎比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  
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

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操辟司馬懿為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

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為操吏耶善用  
人者以誠心來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  
誅乎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且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內不能平融上言宜  
準古制千里褒內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郝胤  
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眾欲規不軌  
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建安初元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矣夷大  
難十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  
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著以空言虛氣撩虎頭

而編其鬚遂見噬嚙才望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顧烈士義夫高風雄槩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極惡之名郝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此乃操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撥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

吳之勢強精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  
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  
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  
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荆益孔明已  
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  
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  
保方資之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  
得不以與先主哉

操遣蔣幹說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  
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  
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  
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量高致非言辭能間也

周公瑾材氣雖英特而天韻不高古諸荀文若尚遠不及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是以富貴利達俟其君與孔明草廬之對遼矣觀其拒蔣幹之說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得意是以富貴利達處其身與孔明不使帑有餘藥家有餘財之奏又何懸絕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適足爲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築精舍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爲宰相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孤不知

幾人稱帝矣或者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欲便捐兵則恐爲人所禍而國家傾危也今上還三縣戶二萬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公此教有是有非三代而降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若漢高世祖蜀先主唐太宗則英雄蓋世自甘貧賤少小時已懷大慮是天授之傑也少則曹操與司馬懿劉裕之徒若不值世襄亦以其才致身將相立事赴功而爲名臣降此而下直亂臣賊子耳操篡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焯焯上燎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然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殺生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越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霸王

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討之罪以春秋  
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詣孫權求荊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梟雄輔以關張必  
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其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玩好  
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瑜得挾以攻戰大事可定  
也權不從

周瑜雖有智謀而爲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  
德天下驍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惑之人哉正使孫  
權用其說然孔明張飛關羽趙雲俱在外肯使主公落人  
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虞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  
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其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爲所  
虞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爲己下

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朕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往事耳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益蒙始就學後魯肅與蒙議論大驚曰卿非昔日之呂蒙也

三國之主權爲下全具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大哉學之爲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辭藻直欲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爲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功以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



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莫如我何肆行而無忌憚也  
法正說劉備取荊州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權北有曹操  
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得之大業可成也備曰今與吾為  
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反事乃成耳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持力各有限量雖智  
及之而勇不能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盡筈用力之難  
地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  
湯武反之文學則達未達之間此進德之難地也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  
未有以處人臣之勢也今公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  
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苟或以為不可操由是不悅及豫擊孫權或以為  
留壽春遂欲舉而平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者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  
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苟或捨魏武  
將誰事哉或佐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  
管仲不死子糾而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乃  
以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  
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是教盜穴牆發匱而  
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  
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或所言耶用是取之  
非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或不利此而利於殺  
身邀名豈人情乎

董昭謂操其言皆妄也。人臣斥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曷  
嘗不久歟。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大事疑己。則終  
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豈為進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  
乎。祇益疑耳。苟或為操子房遷都九錫之議。或不與焉。何  
也是。皆為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冀戴之。幾每每失之。  
故或先辭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使或不  
自死。操尋殺之矣。劉穆之之愧懼宋齊。丘之悻悻。皆此類也。  
杜牧之謂或事操。事就功畢。而欲邀名漢代。比之教盜發  
櫃。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貲。而司馬氏以或能濟生民。方  
之管仲。死節於漢。其仁又在管仲之先。亦譽過其實。要之  
自賤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或。則策勳於  
佐命。不若飲藥於壽春也。

馬超擊隴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未下超攻之八月援兵不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州牧揚阜外兄姜叙爲將軍阜見叙曰君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叙母慨然謂叙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等謀討超會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其妻曰吾事必成然奈月何妻曰雪君父之耻喪元不爲重况一子哉叙昂乃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憤耻相與勸戒必期於報仇雖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勅厲其子英風勁氣凜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章隆儒術敦禮讓之遺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人也偶典是邦其屬吏事之即有君臣之分爲之伏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

久任故能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主則難貴以忠  
無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怨而不傷而後世治  
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習孰聞見至於國  
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轢躐藉之舉世恬然  
莫知忿疾嗚呼姜叙之母趙昂之妻獨何人哉

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顛為植家丞顛賊閉以禮無所屈  
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植美文辭植親愛之植諷植曰君侯採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少愚實懼焉  
文人少實用多闕德善為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而文人  
所以自處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能言故也夫言  
與為異能言者未必能為能為者未必能言也工於詞翰  
而自知其無益者古難其人也其惟劉瓛乎若植者必不

以華廢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爲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倖冀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使郝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曹操下令以不敢捐兵恐爲他人所圖可也而獻帝在許無異幽辱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天子之手者十九年矣嬪御有倖奪而戮之中官憂疑遂併見及害帝二子屠沈后家謂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救救天子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于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禽呂布破袁紹下荆州定關中皆關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

稱賊位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抑戎狄以尊周室  
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豈嘗凌逼君父弑天下母  
如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  
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僞定一時  
而不克混一甫及三世曹芳髦璜已在人掌握呼來斥去  
僅同奴隸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踈而不失然反道敗  
德之人狃於姦宄終不懲也華歆礮初名次管寧晚節末  
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爲善不可不誠歆之內行  
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

初孫權欲攻劉璋取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敵承其  
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令諸葛瑾

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可權怒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  
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取三郡備遣關羽爭之魯肅將  
兵益陽以拒羽邀羽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  
將軍身在行間豈得徒勞無塊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  
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躬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愍之  
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徇德墮好  
今已藉手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斯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  
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

魯肅責關羽益稱豫州長坂之窘以俟孫權假地之德羽  
遽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  
薄江漢搖動吳之君臣救亡不給益州躬提萬衆徃為掎  
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于時諸葛軍師親使于吳面



陳鼎足之形荆吳之勢貴公大悅尋表益州領荊州牧若  
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  
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謂豫州愆德墮好可乎曹操惟  
外以扶漢爲名而內欲自取也故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  
若但欲斥廣土宇背信自濟又何以伐操爲乎如此則理  
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進操爵爲魏王

曹操專漢漢帝不得有所爲矣何其放命於操獨如是  
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上殿如  
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郡封操爲魏公又領冀  
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鉞赤  
綬遠遊冠二十一年進操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

操設天子旌旗出六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見十有二  
疏乘金根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果漢獻  
之命耶唐高祖曰孤秉大政豈可自如九錫而操節次自  
遷地日以逼設其未死則奉帝爲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爲矣  
操四子丕彰植能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以爲嗣  
操嘗出不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  
之不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  
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爲王太子  
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蔽也然  
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父子之間爲具  
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偽泣而定儲嗣次以廢廢而殺楊脩  
皆質該笑以移之智之不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

以待人則父子之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惟  
堯乎廷臣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器論道心無倚如日中  
天物不得道而皆存矣以智為哉

孫權令呂蒙定荊州斬關羽

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  
雄槩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眾心矣而不禮  
士大夫委靡芳傳仕仁以心腹之地寄其重焉乃已素所  
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其為拊用以當曹操宜通和好  
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  
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  
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  
功以愚觀之小人得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

給郝普而降之乃語以事實拊手大埃今又匿兵爲商賈  
行潛取荆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  
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  
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操操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  
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宜正大  
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司馬氏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武敦尚  
經術實延儒雅繼以明章適道先志是以教成於上俗成於  
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至于桓靈王  
室蕩覆然州郡擁兵專地者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  
暴戾強仇加以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沒身不

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隗囂據隴右劉表牧荊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西伯自比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沒身不敢廢漢而立非其志不欲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特未稱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疑焉使操果有畏名義

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以恐迫  
至尊用天子旌旗出稱警入稱蹕以僭擬人主也使漢室  
教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纔十月而不已  
受漢禪矣

文帝

魏紀

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悅夏  
四月即帝位以諸葛亮爲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  
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  
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帝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  
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固多矣秦  
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  
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  
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  
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宋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  
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弃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  
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  
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  
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  
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耶

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耶則劉  
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  
道德者爲正耶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工  
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  
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  
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  
卅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  
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  
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者號不  
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  
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



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爲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

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拒中山靖王纔  
三百餘年草廬頌蓋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  
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琅琊王春顯著  
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  
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  
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  
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爲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  
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  
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  
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  
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此  
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已太平夫  
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  
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長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  
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  
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  
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故待使客覘其釁矣以為憂喜豐儲  
衛薦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自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  
之矣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里與吳相距為吳  
陸遜所敗漢主夜遁器械軍資一時略盡骸尸蔽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羽既為吳所會若不為報仇君臣

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車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為晚生新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天吳為孔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死効忠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矣三代以還未見其比

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備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夷攷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暴矣強仇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啜嚵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劉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准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來相啓皆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乘有恩於國亮可無過矣

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心益己惟善之欲聞兼聽並觀惟過之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易而為之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有懇懇思報効者反以交淺強聒責之夫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為孔明何乃望違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已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真百世之師歟

帝之為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由是恨勛及即位勛復直諫帝益忿後坐事收付廷尉廷尉奏依律罰金帝欲殺

之羣臣多言勛父信有大功請赦之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  
帝大怒勛竟被誅

鮑信於父爲有功之臣鮑勛於己爲忠諫之士乃以私憾  
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執而不許濫刑  
如此難乎其永世矣

帝殂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荀禹慰  
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夜遁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勿服旣  
已稱臣貢獻受其官爵而又北師曲在己矣至是乘人之  
喪而伐之則禮義俱弃勇怯失度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  
不至於敗也幸耳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